

京城之恋

● 黄莹

有些事，命里注定了，怎么挣扎都是徒劳。

自从去年3月从北京回来，一直很想念那里。

说也奇怪，我在那呆了一个月，除了考试在外边游荡几圈，基本上都窝在八宝山没怎么动弹。没有逛古老的京城，没看那些残垣断壁，没参观新式建筑。就连长城和鸟巢那边还是父母来了，一块陪着晃悠的。

即使这样，依然如此怀念那个散发陈旧气息，又闪着现代光芒，熠熠生辉的城市。

住在八宝山，每次考试都要先坐一个小时地铁，再转20分钟的公交。然而就是在这样漫长的征途中，我开始习惯它。

几个遥远的学校跑下来，对相比地上，对于北京的地下，我几乎了如指掌。每一条线路通往哪里，哪里转车，要走一段地下通道还是先见见光，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也有在天还早的时候，不甘总是地铁来回，便摸着瞎找公交坐回去。

记得第一次，大约是从4点多开始，读公交站牌。找到第一个熟悉的路站，坐上去，下去，再找下一个认识的站点。路过了动物园，看到在地铁站远远看过的玻璃建筑物，经过国家图书馆、八一厂，还有很久之前在电视上介绍过的“七月七日晴”（一个酒吧）和五棵松棒球场大致的

轮廓。天慢慢黑下去，车上亮起昏黄的灯光，上班族开始回家，车上一直很多人但是一直很安静。七点钟的时候，转的第5或者第6辆公交车上，终于响起一个亲切的女声：八宝山站，到了。

我从拥挤的车厢挤下去，沿着陌生的人行道向前走，八宝山烈士公墓出现在眼前。再向前走，出过无数次的地铁站口，在街灯的光芒里，打下一个倾斜的影子，转弯、直走、再转弯、进小区，穿过数十栋一模一样的楼房，最终才到达居住的地方。打开电视，然后就瘫在床上。

更多的，是在星星已经出来的时候，才走出温暖的地铁站。仰头，看到满天惨淡的星辉，然后开始想念一些，那个时候还是朋友的人。

有时候，下了一夜的雪，起的很早。手拿着一份早点，踏着雪，走向并不很近的地铁站。

现在想想，我在北京的时间，似乎大部分都花在了地铁上。

也曾站在地铁的最顶头和最末尾，看着一排排暗淡的黄灯从黑暗中破出，或吞没。更多的，是观察车厢里昏昏欲睡的乘客，看他们或疲惫或黯然的神情。这是个匆忙的城市，注定有很多疲惫的人群，他们努力争取的，也许只是一个可以立足在这里的资格。

也有因为没仔细查好路线而出错站口，在笔直而宽阔的长安街上迷路。想更多的，居然不是迷路了要怎么办，而是——这里曾经是周总理灵车驶过的地方——这样平淡的念头。

然而，到现在。我必须承认，北京，也成了我梦里的城市。

我不是说我有多痴迷于它，事实上我也找不出足以让我痴迷的地方，但是止不住的想念。也许这才是它的魅力吧。

虽然，接下来的四年，我无缘在北京度过，不过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收获。起码，在我近20年的生命里，头一次，我知道了自己要做什么要去哪里。就让它成为黑夜里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路灯下，下一个清晰的站点吧。

四年的车程，不算太长，我终究会抵达的——北京……

（川音绵阳艺术学院公共管理系）